藥地炮莊

淵翁曰衍

[illegible]行者
[illegible]伯升較

小今曰九方來相馬兒社以為牝兒驪以為蔚虎半放于湘潭陳人倜儻正是陳媒豐骨聲正託然若土不當識其生蒙嘗讀莊以解之吾更深觀耕增一激

藥地炮莊卷之八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余李贄子曰涅從與馬祖禪云九識六塵依然環世之具蓋實出世之方惟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佛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而地藏經則曰將三界衆與沒出森予日外物而又曰無乎逃物情然逍遙是謂知之無可奈何花落去耶不可挂辰且去者凡

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蜳音純不得成。心若縣。于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惡來。紂臣蜚蜂讒曰沖融言怡長。安也。鬒鬢賢閔武侯也羹也川囊氏紂之時賢不背對于被讒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記體遲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昏而上昇以明月之讒殺屍行洗其血抵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己殷高宗子見逆于後母曾參孝父大杖則走皆以孝而害身

洪邁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于時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朱无惑萍洲可談曰。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

明佛燈光並是以配日月乎昌吉甫曰日燭乎晝月燭乎夜燈燭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火然之乎以雖予之言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焚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并論其明闇也

人身稟先天太然氣批身皆乖此火也東坡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丹溪曰氣有餘即是火此處言相摩言釋仲評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水火交濟離峯中和

副墨云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水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于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爍若使陰陽錯雜鬱而不舒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

李一物也有放下處伐看千書開實矣。

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也。老非羅漢。息火之藥也。聖人則以燧薪釜竈。享其功。防其禍。而已矣。

白笥曰。君子知常變之代錯。而知常統常變。故止道其常。而人覺常變之不一也。遂乃常其變而變其常。禍諸云爾。夫忠孝即是和。豈以不見信受而憤激悖逃也耶。尤義會處。自有批欵之刃。泰伯許由。皆自盡者也。故聖人始終條理。使之隨分自盡而已。安物之則者。物其物。即天其天。而又何內何外乎。人不知此理。假位而立。徒計自便。以逃免累。

莊周千悟騷亂了也若貴族小民也何以不仕不時遊上遊下及來下謁持厚而皮不知莊周知何作也。

本書所述西遊遊于以寓哀感鳴呼哀哉謂余曰

一箇氣急一箇又氣急只爲恐人錯聽耳余火甚

多叔人焚和月尚不勝火此是憤世嫉俗之演說

而究類萬物之情必然如此者也惟有大乘菩薩

看破之後捨身耐煩詳症審藥若稍急性便欲暫

向一邊依然難帶聊且快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鄭塊然求寓林氏王穉謂澗明風勝可者都門乞食是未知川夫乞貸之常非罪體造物者如范史雲賦一味林蔡耳鮮又引無可無不可坐其楚樂為王家伯此何能長揖謝公前耶馬援稱說許無可無不可大於有神終不可說用也日生三渴文為蕪達治宅待其乞于蜥十並買山錢何常以斗十高志氣作色于監莊恐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監河侯義菴作魏文侯邑金采邑之租金鮒鯽也波臣猶水官常與常相與之水也諸云王是土字

郭曰此段言常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下段任公之釣言經世之宏大小各有所適也

呂曰莊子假釆一篇明養生者止于活身而不務有餘釣餌一篇言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效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界以為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音荃）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追切）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巨讀大黑綸也輇才許論人才也諷說誦說也累小繩綸也縣令猶賞格）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後來設任公之調鄉帶累而貸之一文其可哭霸剝若沫以大釣釣者其鉤及在發冢之上天如酒比手花開石前來壞講鑿鑿報成雖任公徒發釣繁餌日月流頭終手同任公開之于難是謂狂哭不休你道哭網甚麼壯大前正貪此驚相告運者欲釋世切忌買此大釣若以大鉤釣名料來發冢也彌

芫地竹渊
發冢眼脂粉之
何若覆冒目摩
芳躬業當門優
李苦何妨拉道
主。
言自曰覽天地
枯槁之言不知
何求于嫁娶而
學于鳥獸讀太
史雅理之語又
以有根于交遊
而有游于遊賊
招隱曰總總發
專誕之坊遊戲
發揚陵之帳蛀
惡而欲歡也若
夫依仰之眾嵌
遺世會以井埋
是豈不望後世
人發之為知己

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音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于下曰臚。壓，一指按也。顪，頤下毛也。

假公濟私，何法不然。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

毛一哭。

詩說且尊道也。實人說五十條，此爲一作聖經，嘗使秉之鈞以不失其效，不為所累，不作聖解，如是爲可象者。通其人著亦形，及何妨商鈇崇，斷以嚴得寒水責於茶。

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老萊，楚人。末矜爾，謂頭或云背也。

謝上蔡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直到已僑，正須吐卻此字。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按曰網之害豈大于鶘鸕令所謂一網打盡出于人之所不畏也託龙可畏嬰兒雖無不師而有能言之不心使無能言之石心則管掋與能言者處管掋終不能言也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鶘鸕。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不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闕門旁門也。宰路淵名。余且吏記作豫且。鶘鸕一名鵜鶘。魚畏鶘鸕畏其大也。此與羿之雀養由基之獲無異。不以古通用。與能言者處。而能言。儼爲不學不習。全在學習中。

循本曰。魚知鶘鸕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覺。殊不知鶘鸕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

知明矣。不待其辭而自審矣。嬰兒無石師以教之而自能言。嬰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四種塌地只說子言無用可謂太阿在手用不與機莊子提起喉說只穿無用之用。可謂寫道穿瓣不叢金鋼其刺與為言臣。有穿漱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廁足。置足也。墊下也。掘也。

劉薦叔曰。有用無用。相須而妙叶者也。尚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用。豈反以無用者廢有用者乎。有物即有用物者。即有來物者。來雖不患其少而

亦不可不知也。況物之所以為物而可不知乎。決日。知其總而安其分殊之位。則當矣。安其分殊之位。正是不存知解

天如曰。佛為大事因緣欲以佛知見開示衆生知見山僧為大事因緣欲以衆生知見開示佛知見汝等逐于塵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兩皆不及時為君臣至人有何妙法能遊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取求說了留行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惟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畢決絕也言設
求之不彼畢流
遁也謂孔子於

郭曰與時因物乃平淡也至人常時應務所在為正

呂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畢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化淪徹于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名貴已而賤人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共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畢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

述也因于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

淵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耶只是借此為聖人不爾行引起耳不爾行即無怪者。

正曰以多生言君臣則易世而變矣彼君臣之名分則原自萬古也非于所謂相與為君臣者無為是君有為是臣一說也以有用之用為君則以無用之用為臣又一說也聖人知君臣之本合而遊乎將中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

心有天遊事果
叔宜有變徹者
惡者所撓錯之
善其作而也寔
水之穿其久道
人善明而實其
靜矣群物而皆
徒搖盪而為物
塞而亦不為類
物者亡有撫于
懷乎物物之為
天天地所而來
于不知其然此
謂知何是不知
其然曰雲有出
山峻水無殺潤
吾

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女展切跈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音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音挑鎒音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跈或作蹍蹍也書註殷中也郭云殷當也殷復中胎也閬空曠也物穫乎激也誸急也柴柴也棱雜胞中空處皆在中央不在表雖伏時水煮後空在上

郭曰知恃息息不恃知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

山林之壑木石弱增不可作境諸食法眼拈來小境語曰我二十年祇作境食又作麼生崔余曰海棠花放三千客不見海棠花春開御同汇俞見瀏覽者懸坐我野峨木雲龍始曰遊名山身兒孫乎叢但乎同今人之遊都不關山水愚者只學道人之港亦下關山水之閒陶弘景

運也。

杖曰。徹即不熟。熟即不徹。物之有知者恃息。息即夜氣所生。玄牝之門。是天地根。人之生也。獨賴此一呼一吸。或息以喉。或息以踵。其息深深。誰徹其遊處乎。余初見雞抱卵而生子。見其卵中頭有空處。以爲不足。不知此一股之空處。即天地有餘之生意。乃悟胞有重閬。其神如此。吾心空處。即是天遊。如室無空閬。則婦姑勃谿而相讀矣。心不得閒而休其形神之交接也。寧免六賊之相擾爲物役哉。大林丘山之勝。往往移奪人之神。則吾心神之

見丘壑微獻巖之宗必文再望與遊究對山水不閒山水道読不獨山水亦必神者不勝。陳翁公曰山川也大木大草其荒髯生扳髮觀蜜縣氣稱則文人之筆是也隨作解入漫無可書衡山川邪思乎者狀曰莊子其竟氣輸而勝穀始之山也乎何必以道劍莊于不如且降作文人以供藝筏世之遊山木者

閒靜能奪天地萬物之勝明矣。即如草木之怒生。以得天時人事之順遂也。性氣之鬪何難怒生而倒植耶。不見老病者之精神傷勞而得靜滅以補完其夜氣。踵息以還其玄牝之源也乎。神人遊於無何有之鄉。本自不勞于世。而世亦不勞于神人也。世道之交病已久。又誰能獨相忘于道術而與世俱相忘哉。

嵇艸曰。禮順人情之大竇。即節即適。倫之經之。即以植萬世之生。寄萬世之息。而遊萬世之天。又孰知其然乎。故曰息機於禮樂。大寘于薪火。若作兩

極何用知天

或問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何謂也

曰首楞言積想不已能生勝氣太白登高詩曰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閒管見曰火馳已可歎矣有以山林爲善而閒放終身者猶之外僻也誰知屋漏之五岳乎

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總其引出山水都靈竅不勃不故只恐發驟迎神魂亦不來得傑湖矣容七年日參禪乎繫曰不行蓬萊而腸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響曰別求未久著能高紫

長曰吳務其合許不逆矣答行深處處舟日德徒賤世往猶求賊猶將中令時顧恩亦合將來可不過而問

此亦非兄過但道學有甚乎于矣外從治上節參科而又有實
二公則有時稱天子騎八駿之馬有時乘駕九陡之事事七族緊傳餘濟

爲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靜然疑猶作默眥搣一作）

揃搣

箋：乘曰：眥媙，猶解，目病也。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眥媙蓋養生家之術。按其語云時以手按是檢眼神之道。

演門（音）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音演門宋城門赴河名踣僵也）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花鏡拈抹法无卷首筏結上張精抄直得是非不亦理事両忘金蟬透網驚得九霄若是就此遠條并踪跡將此作無礙禪機且猶是筌蹄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魚笱也。蹄兔罟也。

心仲曰。此篇總在一徹。徹上徹下。則物其物耳。何用外物。忠孝猶是蹇蹄之火。詩禮難免盜冢之椎。況設為轉徙遊蕩之談。而覺脫之於沈洋以曼衍遺放。又可使後世巧賊讒爭者。盜其筌蹄之樣乎。

裴松原聽語曰。熏天塞地。是一慾海。而乃鼓濯現成良知。肆無忌憚。行盡如馳矣。彭躬菴曰。此為羅念菴所針而自解之語也。裴叔則曰。欸人狂藥貴人亚禮。世安得有得意忘言之士。與之刪語。

上天之緒，本不遠人，歸山人道，即天均也。巵[illegible]有所[illegible]故曰[illegible]其[illegible]皆[illegible]我以浸淫[illegible]只為說[illegible]欲然[illegible]撲[illegible]本自[illegible]階外而已[illegible]

但尊不說[illegible]其不謂[illegible]曼衍[illegible]年[illegible]人[illegible]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勸而已。

黃元公曰積薪若窦所不看方圖圖伏羲早知人不可與之言故寓于數意者日原來具足是大聖人。

文辭甚會措當微共繁咏二字之實不辯其理之所括成因辭無議者所以從辨開者門作不了語造出辯他作麼。

須溪曰費衍案兩語最難覺不知吾言之作撥史雜義所以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哉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卮圓酒器也應器而用也稱再也巳言者止人之爭辯也）

郭曰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受衍矣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

劉禹錫因論曰造端乎無形乘訓于至當立言者也故詞乎無方指寄于玉適衍言者也象之智不

寓言不應不精是前其言寓也其情其出欲以言求之則已矣見劉寄新因我用錢上非真嫌業廣孟中求假耳。于遵了因始可若須莫得其倫內以受從莫是因無所住而生其心變歌說到七正要調真行此處初闡此門可貴如何又要拗折柴擔向市擔討不來去。

建于是道形而有數因感而有詞。

呂曰道延於吾心以吾心論之彼疑不信猶爻不為于類辭外論之人不可與直言故也書中稱先古昔以耆艾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是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何足運哉。

劉駿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

博山曰閒來答去鼠唧鵲噪雖有其聲都無意義豈但無益恐成賺俠然則莊子寓言能免賺俠耶。

只見古人之言不見古人行徑賺悞固矣有身無眼直饒坐斷兩頭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凡問全提死賺悞耶

杖曰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而立言之係重於天下為世其功德有不可較計矣立言之難又非一時功業可比故莊以寓言重言卮言自述其首此亦吾宗門傍敲正扎與句中玄意中玄用中玄乃為語不滲漏見不滲漏情不滲漏也立言豈容易哉寓言豈容易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神在未之際元室虛已跡之人詣條乎所以是照採溥人一斯蒼蒼上視原非正色非予知人雖服散只乎脣鼎之耳蔽談云有說道者我而起志不見蘁蘁漫天領上之詩也兩我作言曰道幾此中危急已多當到頭來負斧各色乎得崇他兩攻設。

乎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五本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正曰釋言孔子但謝言語而不能言無言之妙能當可而服人之口已耳若使人心服不違以定天下此人不可得見吾不能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南郭子綦改作東郭顏與支偏史遂鬼鬼子非[illegible]只以大國變為[illegible]然身心安於平等性習[illegible]於日新與倘意身修行之為嗜欲於此則不殊見成佛聖凡何異君相相是合

三千鍾不洎（音）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不洎不及釜親也）

郭曰養親以適不問其具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鶡雀之在其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于其間哉

正曰莫無哀樂於其間者不妨說吾樂吾哀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illegible]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鬼入形骸也

歸曰：生而學死，有自入也；死而復生陽，乃自然而然，無自入也。想曰：是自謂之詞。

眾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音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蟬蛻皮也蛇蛻殼也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許反盱盱香吁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

作王人與化見同參便雖得非喚化又特所非時化指拯得又喚乙云看這樣價作敘討價擬議化真打下落定喚乎只如陰陽光乎用不換據語知陰陽轉身總是乎也吾代安知這個叟變當編不編斯當如何斷矣便不顧危以敏翻法深明寂人態也只見個損壞的醉漢

余全人以天下　[illegible]　別出[illegible]　關尹老子而不　及陽朱此篇　收之意別有在　其若爭席者　遂前後[illegible]一毛　者[illegible]　者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漾）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本字子居列子作陽朱）煬炊也

東坡不信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以為淺陋不入于道及復觀之得于寓言篇終曰陽子居遊秦遇老子舍者避席其反也與之爭席矣而接列禦寇篇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笑曰非予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耳然弱俟刻其祭徐君獻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饋用為一截今以寓言列禦寇二篇合之漢然木稱又按列子

第二篇首載叢冤饋黎事。而即綴以楊朱。正與東坡言合。郭云。一曲之才。妄實奇況。如鬭奕。意修。危言術冤。凡諸巧耦。十分有三。

歸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披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無之速。求貴諭歟。

沈仲璉曰。譬諱小言。無聊中極思耳。到處推托人之升斗語。期期不得入。高之則怒。淺之則忽。予之則又揮去。故刪以小言諱之。嘗語友人曰。欲賣脊樂。先學弄蛇。今脊祭已罷去。而亦無蛇可弄。嫁歟。莊子貧此脊才。不能忍俊。托之寓言。誠不得已。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月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正理或人厭聽矣卻以尊生之判而誘人聽其富貴之利幾幾幾分歟然又言同利物是以和義亦是用聚頭非食桃梨蒸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爲詩云處憂而隱也捲捲用力貌王子搜淮南作翳爾雅蔽而蒙月爲丹穴今武陵宜興有普長墳

尊其身光
屬求羣鋒釁譽
務察諱為戰策
何非利欲承蝸
角[illegible]有蠻[illegible]以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吹毛[illegible]
出關[illegible]年已含
[illegible]世為世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矣。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子華子。魏人。

衛子以猛喻含身如來讓歟利王割截則此說何

用。雖然，幾見富貴人肯舍身乎。兼士料得定。雖然

兼士與富貴人喪身不少。還是開人看得定。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張位音蘚苴山谷作用蘇直蘚漱反麻音鮓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

要與上篇亦有見處可借托作須微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還見保身非眼餘則貴賤於祿討便宜而已矣今人治身治世無內外精粗者顏曾環嗅察其所以之爽其所以為身乃判肥開避患得患失辨命討便宜者乎無勸學道人所非目林不如

[illegible]打作兩截突舞曰兩截不兩截總是土苴因而以此道之土苴以爲心道之累逆溪當氣[illegible]列子以其妻鑒而鼓金爲世所之轍列子辛其生平而拊心發突爲妾聞之業

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苴有于底土苴糞艸也中德曰此章余見呂覽審莊子於時柰爾已亂剿矣然後知不是莊人剿呂覽以竟莊子耶

林云道之真能治身何不可治天下未有真能治天下而不能養生完身也察其所以之所以爲妙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相為人嚴猛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則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故云列子應先自笑我何為而有此妻耶此豈我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此人以此加我耶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亡澤曰兩許首何發衆從者辭而守義何代無之大臣寧以為已功而僅兩逃重賞者隨此本

知愧矣哭翁曰後稱盜跖正是知愧而爲此論開翁曰有道人以无慚愧爲山生威老留者破哉

姚康伯曰張謂王之閒孝能回易外固爲王發奇義名爲而然逆爲四奔以老亦奇矣幾作蒙醫門海佛無神通以五丈等騎且金口吾竟堂無事于能辰受否聯今利佛不忍犯佛之戒除而過之宗頭做

王曰強之。強上聲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不忍徇道之一誦聊以存之大閑本之觀見一代直為教義諸公作建法耳所謂啟而食之者也悉用屠諸于說之肆兵猶子爵祿翻耐倘要宜其避之一道也是猶子所說

者僭羊之肆遂不受也。

黃傳栾曰丁裴當仕而處以矯貪伏波當休而出以矯猾夫遡功避難者視二人爲何如談理性者類慣其人爲末學後豪傑士顧又不能做頻拾嘴何爲乎請看莊子現屠羊說身而講學

杖曰屠羊一說足以救昏亂擊麟天下亂賊直屠其胆後世有以屠羊說之知見自持豈讓三代良弼耶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此公倘其化身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經原思下既處，何言闕者役求，必驕車騎見後，始知貧富顛驕，非微題擲賜故，實此云唳如石，崇敗子貢文自千秉。貧病何妨，可惜自家注脚還不忍為，後為大敗塞矣。問何如曾子曳縱而歌，又不若桑戶鼓琴者哭。太史公收子貢入貨殖傳，以為孔子得勢益彰，毋乃相秦貨殖者曰：斯太史公是曳縱歌

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音駢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集成

脩皮爲冠也繼敝麻絲也匡生止生

鄧潛谷曰聖人默矣哉取舉其長不計其備宋賢脆論古哲求過于無過摘其一不計其十康侨子

致道者忘心三何莫非大處一回者不能竹出深淵事業滑稽亦是沒分曉滿天地何其雜俟若搶見破污鉢麻三斤到來清笑此老傲氣未盡

雖然如此人不識賊聽其變傷夢是不曳不見恐豈蛇頭尾蝗姑懼說制蚓蚓制民促虎我鼠不如猜

曰嫌家其惡風旋則責人人為原憲而後可自責克伐怨欲則併非原憲攜聖門之外皆曰類牟公予難為了布衣耶必邪其不能自勝而且非驕予重傷之說矣態所甘以以我于世下之定名釋千世上所各命之名以求腊之鼠棄未剖之玉而曰彼所賤者乃玉也可乎哉不恕即不通矣笑翁曰彼所賤傲別傳之總殺而不除其深機故反自悖乎中道耳

林鈍翁曰此彼論人每將賢人說得極愚俗外論人每將無事說得極易皆從不忠恕生出丘樓鹿

日串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四面俱見也但須帮他設身從串裏局中想耳

无恐曰仲長統當獻帝在許時自言有山園舟車使令便可隱居適性以此是天話人生那得快活享用何況亂世顏子六十誠巳是天幸返之曰彼遇孔子為師而自給如此何難陋巷愚者笑曰衣食粗足自是物理然衣食粗足四字內埋殺古今人王述因足自當止然世上人幾時得足耶自須不耻衣食不怠游然乃能作粥鼓菜耳山水詩書椒湯殺薑苦瓠甜瓜不可半邊素位

或曰不作將若
相服沉毒不已
何至不能自勝
而重傷乎答曰
仁者壽無欲之
見於迷生何能
住壽者惟虛舟
白雲誘君子情
誘致人直下斷
然認個主張裁
以真懇努力加
全做
原于西門不能
覲門以絕爲視
不能動門以靜
爲滑欲養門監
處鈍鐵動靜之
間故許子策天
下確然鐵堅于
有父丁系民藏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周道補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彼而長依廬山終身不娶勝矣

焦曰莊請經理將不如就情誘情之捷術也富而可求執鞭亦爲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何等風

所指何如人請量之辭天然來有定道認者問此是自務是非偏

三者皆謂盛同樂者現耐治得及斷則天地成壞元會叶反不自覺前百年生矣一念生氣

流形無生之樂因好高之情而對治之重生之樂

因順物之情而從治之一撥即歸中道。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素感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窮於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

[illegible]來自現前何況窮通那信得及則心自不動者動心則本無生哀哀只為信不及試須先天來後須備一問其擇菜推琴扢干之間同仁賜皆內勇於金從大頌沛任風冷雨總適一關坪頂坦途武歌出舞哭斧曰頁飲芯要也是真偽自驗。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丘首削然或曰蕭然扢然奮武貌共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三者禮仁義也設爲三禮以蔽一遂智知老子爲強力忍垢之通乎忍者曰[illegible]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音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音稠一作桐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

下介而親了余背辨天介無扣馬諫事無保人首陽事議孔子二語皆表其議國也餓于首陽守世也說家發而狀之于長抬之尼者曰何必以後世之受惜其欸以愛惜古人之欸耶當作說樂有何不可效王文端作夹詩亡殘編一山又作反尖齊十游。急曰投辨松然況丁水而觀其天氣介推樂否

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廬（一作盧）水（隴上日賦 隴中日讀）。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之監而觀其迹
說閒好尚自負
人求斷殺者貴
均以沿難為恭
由動安以自若
勝海錢不滑陸
遇然是家常茶
飯
孟子上繼仲尼
上學之流後錯
之所以嚴絕而
義精也其于安
危而不內而變
取其義至于世
忍則職之道中
于天下不與三
崇定四海所性
不有焉獨不借
其言行以此等
取何共涼矣

以遂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音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音傍）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今永平有肥如城論語疏姓墨胎名智字元）

郭因許由之辭使人飾讓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

單拔隨周後前詩曰先生本全從塞退乃一隅門推彭澤米偶假西山夫先生意我皆造化乃其從彼此譬之向吹強驀眾人所貯偕行偏亦中也苟可得已四字點睛。嚴若平日言為翻近默為言下進為斂式退為單本然則或向或吹或歸或駛無有一路於兩經中行尤苟可得已與人丁不得已是兩種話

吕之獘，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獘也。

劉槩曰：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據，迹循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迹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所廢，不則二者在所裁矣。夫狂狷固中道之獘，而後世狂者至於貪生愛利，鮮貞於嗜慾之地，狷者至於洗耳投淵，以邪希世之名，此又狂狷之獘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

中，此本曰，情所起者愛惜，所由者進退，是四者

手不如一念蘇醒然生死浪三乘靜學等見此甚苟可得已亦是有于不得已耶

乃流浪生死之枷縛也亦超越契道之捷徑也蓋有合道之愛憎有結業之愛憎公私之分也為已而進學為人而進化或退隱守道或變而知時皆合道也若爭名逐利而進放懶縱傲而退惰四體不知懶背四恩不知報反識為狠之勤參公之冗則非矣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會何異焉

慾者曰人皆貪根自護食色之我貪莫熱于富貴富貴莫大於天下此高尚所以斡為世之蠹也王

而能讓事物何有哉。然生猶寒暑則窮通利害何足以動其心哉。至于本體原乎富貴貧賤兩俱不受也。舜心並着樸草工夫之糾斯然而人心下流。執乎言乎何能平乎治制折中情理而敎人取法乎上。儒乃得中但言中行猶恐難免思得狂狷文以禮樂拔眼看來皆病皆藥只在知病下方而已。咸池搔首可知憫潮摧骨纔總不堪跳出乾坤飛上下俯然前後各三三

陰符二盜甄天厮甄可笑自拈偏蒐製奇甚于奕曰默然静者也而先為自蹠其詩曰貴有我慘心吞所不知幾乎[illegible]目漸遠天不[illegible]目遠渉天下[illegible]手悲哉[illegible][illegible]須覺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猜嬰前心快且[illegible][illegible]先盜驂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擬之論道府偏饑夫于背泰長盡體侍兒于從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反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

張笑曰諸人於
人崇人于孳無
德不報夫千百
中之一二而乃
身之盜乞為攜
之中聊以未稱
曰到說不報於
見于陶不報楚
患何其薄也也
賊能競亦齊野
所過是也盜賊
於報秦除蚉駁
之人是也士紳
不及久矣
盜跖為聖人不
反其本則今之
以反本為勝乎
而師鬼事救乎
徒者何如斯哉
生之膾人肝也

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蘇氏
或曰欽若天命
先聖聖言乎有
大人當之長制
憂為凡身以發
非大人所能逆
且吾知有性天
餘以為聖言命
自然之人皆矣
曾知彼世之天
其謂恰其天者
持命非于為狀
想那學稱知之
熟至也何所尋
又而招悖反是
功名提彼跖所
與者戮哉耳終
變于其手奪其
謝賓而更通焉
再而去以無敢

者。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
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
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
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
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
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
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
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illegible]
見王必了于此
須褒之乎天將
一陰一之使能料
陸

咲曰跖納知有
父母之遺德者
此孟子所以道
其性之善也雖
爲有生之習所
染而此一點終
不能自戕眞不
神救習瞞欲救
孔丈[illegible]使師[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父了[illegible]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

有向從其爲慮欲務也益加其罪于論點之上也彼學三年而[illegible]

以利而恤民者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

亂以狼暴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窮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迹於衛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音罹名輕死，不念

讀書言盜跖之抗化爲盜跖以攻孔子乎[illegible]之兩傷顏淵指之而[illegible]當開口而咲乎如來拈[illegible]端的[illegible]于[illegible]母刀[illegible]生遁化仁者之[illegible]得及[illegible]于孔[illegible]明[illegible]亦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信得[illegible]何[illegible]告[illegible]鬼[illegible]咲者曰近日[illegible]尊[illegible][illegible]徒[illegible]而付[illegible]于[illegible]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從[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且與[illegible]口而

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映
數對其盜也。
[illegible]之盜一體
張融答問長貽
陸[illegible]
胡乃已出色
反王之蓋大猶蓋
之叱[illegible]
假[illegible]然一諾
何如[illegible]過所
一關。
瓔變髮作奔蛇
去三空一吸出
山虎縱睨謂進
保御我觧放下
掌乃同者退離
退師先生去乘
藏低頭苦。
賀共自曰跖[illegible]
夫不[illegible]與遊

命者，皆非道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焦氏曰：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十餘年，不得為友，是寓言也。

管東溟曰：孔子若遇跖對，必為俱鬼，若有盜跖為

伐放弑暴亂也
非强矣六王五
霸也詎為不知
人來請不知道
故曰盜亦有道
為後世則知其
人慈且孝非盜
跌故殺暴亂而
盜之有不如盜
者多矣
馬遷紀象之辯
宮舜往見之象
曰我思舜鬱陶
舜曰然爾其庶
矣康伯曰深此
一句隔其照象
為不格姦牽絲
却甚蘇與人虎
口編虎須者乎

之弟。亦必為柳下惠

俞郎曰、柳下之和、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為竺

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謝宣陽譏、故是下策、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

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

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或曰孟子發氣而引熙韓而也戰國尚氣俠禍東晉尚風流也欲因其風流引之入道耳惡哉世好說此以警而以荒悖謬然引之乎將謂世好盜而剛以盜引之入道耶渥盜圖不易徹不得已而叉以滿苟得引之雖于早是歲虎不成且道看劍。

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盜跖。俱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盜跖。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聽此訟者。誰與結款。尼山老子亦沒奈何。曰已歎已。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若然。念齊矣。觀我曰。祇是不肯兩招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李[illegible]曰，隨意
形容[illegible]
十[illegible]使不敢有
[illegible]又行[illegible]
先王[illegible]
其者皆罪之首
[illegible]上男女
曰此人行為[illegible]

抉(音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禍也；鮑子立乾(音干)，勝(平聲)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音罹)其患也。殃，罹[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也。鮑子名焦，子貢譏之，遂[illegible]其義而[illegible]死。申子，申生也。林希逸曰：戰國時未有[illegible]守相者，篇中今謂宰相，此為後人擬撰明甚。匡章與孟子同時，子張安得言之。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

敎之先王所挾雍曰有其具矣衆如阿曰故推此理以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只此一問爲害天下人所

且義曰故動以百姓曰遂不敎于精度之所是以是而不免此亦故推不不忘耶故推故執此中有從湯故綴利條在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至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于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無足曰夫富之于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從欲人之勇力以爲威強求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

贊曰以北為法正是認賊為子咲曰讀錢雁過三個未始有捐孟虛空以北為性亦是認賊為子可憐莊子不得已教演一曲讀何[illegible]以為廉無欲是[illegible]且無人者哉詩曰辭之輯之終和且平非予引此稱田欲以勝爭消者去世視為久病長厄而不失者正于衆人之罪歎淸禍也鑒者其誰而況痛更甚焉

而欲之體不察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

嗟予世界穢濁，堵耳塞是捺料，繞料到彼時節，天下自然休心，知足矣。方信盜跖現身轉輪，非徹衍舉知識。

非以與名衆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音咳）溺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音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

俞君體曰理破
情字牙建書傒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明辨單以反一二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了意絕慮而求此不亦惑乎傒遊于馮氣囂泛飲食至咽為傒馮音憤遽也楊升菴音選言情積貳重上行也靜者則瀾晏安穩壽聲色所沉也洪洋則馮言營營然如焉溺斷身也

邵子曰盜跖篇言事無可奈何者聖人無如之何

孫洪澳曰形容盜賊心術原是痛傷後世而讚聖人之不可及纔以滿荷得此何物乎正面出世間巧節自讀而吹就賢者之情也

滑州曰盤虛本然何害不知是耶聖人知萬世人

干城借勝理辯眯鑫生背㸃理蟻波袁娼人僞理障猛虎罴縱循想社引盲盗家欲藏惜嘆鬼悦害理壓求聖人卻其故而表其當千馬隨人難大施詆爲好新不中聽道迷矛影採說給惡人自有惡人屍一反表己又一洗開人看破只唱我以燃開背没余何。

以情而蓋萬世人以理理勝則奪其權奪劍爭之勢因情則足以勢其不驕不伤之理理懸日月教鼓風雷且以名我奪其利我又以達我消其名我役以乎我約其達我妙以大我化其小我物理即是天理盗情止是人情智力因我於分識才能各食其精神自相克伏自相扶推著逛倫藝鼓舞畫神巣蜂穴蟻謀類即定未從家秩噬來鐵吞自竪天地開鵠奪大金谷壑壓天網滿亦勝爽而総徽盡飛北意東成解平淡味不厭光明正大何故不享康衢乎哉辰翁日盗不能免則翁且不変其盗

白白齋貫頭傳評曰武靈王亦而餓死梁武帝帝而餓死周顯侯侯而餓死豈財之不足哉盜賊惟畏鬼與財主只怕一死故日言死所以安生言鬼所以安人總口僚當以出於陽勢以奇實誠如蜀郡齋是恐滋滿可保異之夾自內民讖言于教以利其身只而于途之身只求不得而利之對者或亦其身爲是以

杖曰此未必是莊子之言而爲此亦妙世間原有此聖人便有如此盜賊不如此不見聖人之心不見聖人之痴惟此痴而不懼此原始作得聖人余昔讀西遊記見唐三藏痴極被妖魔弄不知妖魔都被這痴極的三藏將金箍子收拾了人間只聞有金箍咒不知是何章句予笑曰三十六個痴字作一氣讀去讀得熟則此咒自靈也呵呵

表中所言五教者三教外有愿教痴教也三教以矣二教盛行聞予將曰古鄉舉故士勉爲愿今所謂任逢者不該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痴教而

以來者皆以濟其非吾子孫者也故曰人皆不知好利。于金謂太史公愛奇而傳貨殖尤奇曰富者必用奇傳莊子好奇而盡然稽不奇末陵曰財其甚有也夷太史之不遺餘力聞一經倒裝咲曰蜀富人以予金托法言而傳而往于欲以其嵩託盜跖嵩得而傳寔不奇哉受不稽哉好奇如好不器好其

三教皆收拾去矣虛舟子曰恨天下皆庸俗則求一怪人惡人不可得恨天下之險譎機械則求如貪獸而不可得此憤中作快語耳豈知帷窺壁聽者認作錦囊耶末法踏襲更巧矣不起一念爲總殺心自本無爲總赦古人自得中道而法位隨時今欲掃禮法壓聖賢則曰不立一塵欲逞譎智闘險狠則曰不舍一法曰曰不受人欺而反以致亂天下爲能曰曰出生死而適教人以恣雎爲遊戲實閑僻耶曰我赤子也且謫天下之學問實鄙陋耶曰我不盜獲也且媚天下之財修術以不吝詰

訣謎規覆凡今人不能奇竟欽以其當常太史非于是繫對于析古之門者也借用恣意超情而爭不亦哉危

究樂人之正論，又以方人不暇杜人之質辯，庸人利其不立聖凡而護之，才人利其獵奇狎侮而護之。世情已厭理之拘矣，理家又未徹源流張弛而爲淵敺魚，故儕輩貲敵偏鋒，合衆人之脉以爲快。是豈非嬲嬌爲世之所鄉慾，而竊混沌赤子之強盜跖哉。嗟乎，蓋爲總殺總赦之利器，不應比屋攝苗闘鬪以消心之方，便壞治事之法位，故衆妙之門。適成衆禍之門，便以官不容針之酷科爲公然私通車馬之捷徑，是以古聖知之，先明折中適用之條理，始受享法住法位之太平，就中醒人因循，故

貴清涼之藥而專門爭勝迅峭日加步步相劇則適見反悖之謬而旁蹊訛傳不可言矣即以出世法言之宗律妙叶亦難自悟須明大法差別竅兩末之理而適中道行始是真空妙有平懷泯盡況繼世正經而欲尊蘖洸洋以夸高乎慎獨于未發而明安于中節光明正大心即是矩矣隱遁危微則發權之時位也莊子特地現外道身情激反復以挽酏正人之脈苦心哉